



丑相公

笨娘子

喔！这个人实在有点“超过”，想乱摸也该有点分寸，怎么可以趁他“虚弱”之际“非礼”他？

台湾

于晴

1

俗话说：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。”这句话对天山山麓的百姓来说，可是最感同身受了；只不过他们的境况比起这句俗语所描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真要懊惨得多。

这话怎么说呢？因为在天山这个天寒地冻、鸡不生蛋、鸟不拉原的地方，除了眷恋故乡不舍离去的本地人以外，就是偶尔来个游山玩水的文人雅士、江湖侠客，或是路过的旅人。归结它之所以乏人问津的原因，只为这里气候恶劣、又无达官显要居住，有谁会千里迢迢到此一游？所以这一年里头能见到的外地人不出十、百来个，少之又少的游客，又哪能为此地人带来多少生意；而贫瘠的土地也种不出什么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来，真是苦不堪言啊！

既然主客观环境如此恶劣，绝望之余，唯一支持天山居民撑下去的，就是那十二年才开张一次的赚钱机会。不过怪了，这谦一摊要吃十二年，除了做些杀人越货的无本生意以外，恐怕是再难达成；而且还得是杀了个大肥羊，否则要想撑它个十二年，看是难上加难喔！

那么，这个十二年难得一见的赚钱机会到底是什么呢？唉！说来话长，也许是老天垂偶唱！在这长年冰天雪地、一年难得有几个月晴朗无云的天山，竟也出了个奇珍异宝，吸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引了各方人马争相抢夺；有了人潮，自然也就带来了钱潮。只是，这老天爷偏又跟这些个小老百姓开了个大玩笑，要赏他们饭吃也不赏得干脆、爽快一点，好像怕他们赚钱赚得太轻松似的，让个天山之宝每隔十二年才出现一次，十二年耶！不是两年也不是两个月。不难想像，那些个短命点的人，恐怕到闭上眼睛都无缘一见传说中的天山奇景，还以为是前人自我安慰的说辞，或是编来诓骗小辈的；否则这平时闭着眼睛走路连想撞个人、踢只狗都不可得的鸟地方，也会有人多到无处打尖，得露宿野外的时候？要说这不是作梦是什么？

说这天山之宝究竟是何神物，竟能吸引各地人马争夺呢？哈哈！这又应了句俗话：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”。而这天山网然长年遍布冰冻的霜雪，靠的当然就是雪喽！所以这天山之宝就是传说中能治百病、挂百毒，练武人服之能倍增功力的——“天山雪莲”。

据说这雪莲的能效奇妙无比，连那百年人参、千年何首乌都不及其万一。无病者食之能延年益寿，习武者食之能达到武术的最高境界，打通人身之任督二脉；简而者口之，就好比那些走江湖贾膏药的术士用来自我吹嘘的那套说辞——“有病治病、无病强身”！且说天山雪莲虽年年绽放，但有此神奇能效者，却仅有每届“龙年”所开之雪莲有之。难道是为了吸收这十二年间的日月精华，以孕育那罕世神效吗？简中道理恐怕也只有万物之主的上天知晓。

冗

如果这雪莲就这点特异似乎尚不足以吸引报人争夺，它之所以珍贵的理由尚有三点——第一，既名“天山雪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莲”，可见此物仅此一地才可见，其它地方可是别无分号；第二，若瓶是天山有还不太稀奇，更稀奇的是它每隔十二年之龙年才开一次具神奇功效之连花，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一次，麻烦各位下次请早，但，再怎么早也请再等它十二年吧！蒂二点，也是老天爷最最残忍的一点，那就是——这天山雪莲十二年才开一次花也就算了，偏偏它对“一”这个数字又特别偏好，所以它一次也只开那么“一朵”花。

所以综合以上三点，简单来说这天山雪莲仅在“一”地“一”次开“一”朵花，在物以稀为贵的原则下，也就难怪每隔十二年雪莲降世的时候，会在天山造成空前盛况，人潮之多几乎将天山山麓踏平；而这场盛况从雪莲的开花时节，也就是该年的秋分时候，一直持续到次年立春后。当然，有志寻找云连者，可是早在年初就上山布椿，预寻可能的地点，以期拔得头筹，一举得到这人人梦寐以求的天下至宝。

对于苦哈哈盼了十二年后，濒临饿死边缘的天山居民，今年终于又盼到了这久旱甘露，终于又是那雪莲开花的祥瑞年。所以打从年初开始，只要是个会动的人，全被动员起来准备“占地为王”，大伙纷纷在路旁搭盖起简陋房舍，准备让那即将蜂拥而至的寻宝人住宿之用，这收费之高愈近年末愈令人咋舌；不过，碍于此为独门生意，到此的人也都有了心理准备，任凭那些个平常百姓、奸狡商家狠狠地刮层皮。反正下一次见面可是十二年后，那时连彼此是否还活着都很难说了。这细水长流的做生意手法在这几自是全然不适用，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一个愿打、一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个愿挨，各取所需。

这天山人纷纷扰扰地过了大半年，时序终已近年关，正是那寻找雪莲最热烈的时候；因为一入季冬，距离雪莲盛开时节只剩一个月，如果这一个月中再没能寻到传说中的产你莲花，那么不但浪费了时间，更浪费了金钱，最主要的是还得再等候十二年。这岁月不饶人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长命百岁，安稳地等待下次雪莲开花哪！所以，愈是接近冬末，这寻宝之人个个表情也愈加沉重；既怕被他人捷足先登，又怕这一次又是全数落空，大伙连个雪莲影子都没能见着。

所以，最坏的打算是谁也没寻到雪莲，次佳的结果则是，就算不是自己寻得了，让其他人寻着也行，至少还有机会能一识云连的庐山真面目，而不是人宝山“空眼而回”；而这结果还有个好处，因为就算不是自个发现的，但只要有人寻得了雪莲，倒也不算就没了机会得到雪莲，大不了来个“以逸待劳”，岂不是更便利妥当得多？也因此，财力雄厚者，通常有两组人马，一组上山寻莲、一组留守山麓，随时注意各方消息，探询是否有人寻得雪莲；只要消息肯定，自当无所不用其极，软硬兼施以夺得这个天下至宝。

在这气氛悬疑紧张的时刻，匿人本该旦起晏卧，每日努力不懈地争寻雪莲，无奈由于今日大雪纷飞，不适合上山寻莲，逼得各路人马只能苦守客栈；一方面养精蓄锐，一方面查探敌情，每个人脸上无非是一副莫测高深的黯沉表情。虽说表面上仍是饮酒做乐，实则竖起耳朵倾听他人谈话，并不时抬眼巡视打量四周。也许已有人寻得雪莲，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只是“暗杠”起来，恐引人注目罢了。所以，只要是有人

的地方，莫不时可见一双双贼头鼠目，膘瞄着四方。

当然，并不是来此寻莲之人皆是心怀鬼胎的鼠辈，那些名震江湖的名门贵派亦遣出人手精锐寻找“连”踪，言行间自是光明磊落多了；至于骨子里是如何，可又不得而知了。

在这成群结队寻找雪莲的人士中，会孤军奋斗的人少之又少；因为，在广阔天山一片银白雪地中寻找同样白洁如雪的云莲花，可不比海底捞针好到哪去。若是独自一人，势单力薄更为艰辛，倒不如趁早打道回府。所以，这种坚持到底等待天降奇迹的人也就特别地引人侧目，架人纷纷带着“三分不以为然，七分佩服其毅力”

不过在这群孤军之中，除了一开始就打着看热闹而来的人外，倒也真有那么几个真心为了寻莲而来的；其中最吸引人，也是最特别的一位就是近年来窜起江湖的游侠——欧阳擎。

欧阳擎这个近年崛起的武林新秀，除了武功高强、为人正派外，还有那俊俏非凡的仪表、沉潜莫测的性格，让他行走江湖间更多了番传奇。武林人士津津乐道的除了他又惩治了哪个江湖败类外，就是他又多了哪个红粉知己。杂然他并非名门大派出身，师承何人亦只有少数人知悉，可是他却已经是不少武并目辈心目中乘龙快婿的最佳人选，因此，他此番现身天山，当然格外引人注目。

对于众人投注的眼光，坐在客栈临街窗棂旁的欧阳擎，仰望天际不断落下的雪花，视若无睹地径自沉思。那早已覆盖的满山遍野有如花甲老翁的皓首，天际白云与山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头连成一色的奇景，纯洁白茫的一片，令人心境冷定不动如山。

屈指算来，他到天山也有三个月之久，要不是奉了师命前来寻莲，他可不想到这来趟浑水。因为只要雪莲一现踪，势必引起一番你争我夺、尔虞我诈的场面。为了这么个身外之物拼得你死我活，对他来说这是呆子做的事，他当然不想做个呆瓜；可是师命难违，只好也来做这么一次了。

此时他脑海里想的，是期望这剩余一个月的寻莲之旅赶快过去，他就能回山覆命，顺便问问他那一向清心寡欲的师父为何突然要他上山寻莲？因为他这豁达无求、飘游四海的性格有一半是受他师父的影响，所以对于他师父此番决定，当然感到大惑不解。可惜事出突然，他又来不及细问，就只得待这场任务结束后再详加细究了。

正当沉闷喝着酒赏雪的欧阳擎不理睬旁人有意无意打探的搭讪，兀自盘算着待早日结束这趟行程，好返山探望师尊时，客栈里原本静默的气氛，在一组人马匆忙离去后条地骚动了起来。众人交头接耳探询是否有何发现，紧张的气氛霎时凝结在空气中，终于有人按捺不住，起身追出门去一探究竟；而其他见有人行动了，莫不秉持“不落人后”的精神也纷纷离去，就这么一个牵一个的，刹那间原本满座的客栈，转眼就只剩下欧阳擎一人。

看着这幕不知所以的闹剧，欧阳擎除了报以冷笑外，还带了股苦涩无奈。明知这种跟着谣传走的行为是蠢瓜做的事，可是为了遵从师命，他又不得不跟着继续做官傻子。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他笑，是笑那些盲目的众人；而嘴角间的那丝苦，则是为了自个也得做个“盲目客”而感到无奈。

喝下最后一杯酒，欧阳擎终也不得不起身准备上山看看又有什么“惊人发现”，杂然照他猜想最后多半还是“狼来了”的讹传。类似这种无聊把戏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发生一次，可是大伙依然赓玩不误，他也只好舍命陪君子玩到底了。还好这会儿雪也停了，天色亦还早，就上山这达一番。即使不为寻连，至少赏点云景亦聊堪告慰，虽然他这三个月来可说天天在赏雪景了。因为只要气候许可，他每日总得翻山越岭上山寻找云莲。在无从选择之下，自然练就一番你情逸致，就当是排遣时间，否则枯坐客栈面对那些各怀鬼胎的江湖人物，可要比坐看着沉静山岭独令人难受得多了，

尽管欧阳擎在众人离去后才起程，可是以他的武功造诣，不消一眨眼工夫已经追上众人，循着脚步前进。他仰首追寻，这方向似乎是向天山侧峰而去；就他印象所及，这天山侧峰要比主峰险恶得多，路更加崎岖难行，地势亦更为险峻，有不少寻连人就是丧命在那儿呢！

以刚刚下过雪的情形看来，山区路况恐怕更为不稳，此时上山不免得要多捣分风险。他倒不是贪生怕死替自个担忧，而是为那些已被雪莲迷了心窍的莽汉们暗中指把冷汗。他们若再这么横冲直撞，毫不权术轻重地乱闯，到时可别长命百岁的雪莲没有寻旧，反而成了埋葬雪堆的白骨以滋养万物，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

只不过，这话他也只能搁在心里头。要是他出言相劝，怕还被人怀疑另有所图，故意阻碍他们寻找雪莲呢！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到时他这一番好心反落得白眼相待，他又是何苦来哉？所以他虽同情那些盲目的寻宝人，可这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，让天山之云替武林消除几个败类，不也是椿美事，就读这些个贪婪之徒自求多福吧！

“快！就在那上头。”

一阵扰攘的喧哗声从人群中传来，只见报人一个个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杂沓而至。

欧阳擎可不想和那群一脸狡狴之人搅和在一块，只见他双脚一蹬，施展轻功飞身而上，将那扰攘人群远远地抛在身后。不出半个时辰，他已踏上天山侧峰，沿着山顶搜寻了番，只见雪地上除了留下些紊乱的足迹外，再无它物；可见在他之前早有人抢先一步上来过了，所以就算雪莲真的在此，也已被人捷足先登。但从现场犹深刻的足你看来，显然那人才刚走不久，而现场又毫无特别体象，那人十之八九亦是空手而回。这一切大概又如他所料，只是个以讹传讹的谣言罢了。

他苦笑看着独立山头，眺望远峰近峦苍茫变化，对照那物欲薰心、蜂拥而至的人世争夺，世事有如白云苍狗，又何必自寻烦恼，为了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雪莲而甘愿忍受寒沧饥困？唉！何苦来哉？

看看山顶变幻莫测的天候，愆显劲急的风如一道道利剑袭来。既然毫无所获，还是趁早下山去吧！看样子这天气又要变坏，怕将有场大风云。

打定主意，欧阳擎一刻也不稍留地抬步而去；而那一窝蜂往山上跑的人也在这会赶到山顶，看他们个个像条狗似的睁大眼在雪地上翻搅，那种恨不能趴在地上找寻任何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蛛丝马迹的丑态，真是令人不忍卒睹。对这一幕欧阳擎也只能摇首以对，转身撤下架人先行下山。

就在他起身离去走了百来尺之际，耳畔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巨爆般的声音响起，这一声响让他在心底大叫不妙。杂说他生长在温暖的南方，并非雪国中人；可这几个月来在天山这个雪卿的生活经验，使他对雪地的禁忌亦略知一、二。

所谓“空谷回音”，可是在空旷无际的山区音波震动的力量，而这股力量在这万物萧条、空茫一片的天山同样适用，而且更为凌厉；因为这会山上什么都没有，唯一有的就是满山遍野白雪一片。偏在雪地上最怕的就是“雪崩”，那有如巨浪般一波波迎面袭来的雪浪，足以将山上仅存的万物埋葬在雪堆中，而两只脚的人类又怎能跑得过浪花般滚动的雪球？再加上刚刚才下过雪，那不稳固的云块只要一经震动最易崩坍，而适才那道爆裂所造成的撼动即足够酿成一次大雪崩。

果不其然，山侧堆积的云块刹那间如惊涛骇浪向莱人头顶贯下，瞬时惊呼声四起，这会柬人又是慌乱地直向山下狂奔；只是雪浪来势汹汹，在欧阳擎回眸一望，同时纵身飞跃的一瞬间，已见数人逃窜不及惨遭雪噬。

翻滚的雪球顺势直奔而下，即使武功高强如欧阳擎，亦不免陷于险境。此刻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他感受到身后滚轮般声响阵障如催命符不曾稍歇，柿若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，让他别无它路可遁；除了提足气向前飞奔，见路就走外，根本毫无这择思考的余地。

莫非天要绝他生路，后有索命符，前有瞬魂崖，前方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竟已无去路，只有那万丈深渊。欧阳擎连生死抉择的机会都没有，只是出于求生本能作下反应，就赌它一次，纵身跳下山谷吧。

不跳，他必死无疑；跳了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慌乱间，他看着深不见底的渊谷，心想，他不会就此成了个冰人陈尸雪地吧！在这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，浮现他脑海的正是和他情同父子的师父——逍遥居士。

不过，他可不是惦念着他的师父，而是无奈地想着：师父啊师父，你最好有个为何要我上山寻找雪莲的合理解释，否则别怪徒弟不尊，下辈子投胎一定要换我做师父，你当徒弟，看我怎么整你？

这是哪里？朦胧中脑海闪过一丝念头，昏昏沉沉间，一阵刺痛感从欧阳擎的睫上传遍全身，让他从昏睡中慢慢清醒过来。

他浑身不适地试图移动身体，却只觉似有千斤重石压在身上，沉重得难以动弹，远眼皮都困倦得有如松弛的弓弦，怎么施力就是睁不开；迷糊的意识庸罩着层层任人宰割的无助感，让这个行走江湖多年，从未如此落魄过的欧阳擎污丧极了。

其实他若是毫无知觉还好，偏他的意识已逐渐恢复，而全身却像上了麻药般力不从心，难怪他会备觉难受。这会他除了知道自个“应该”还活着外，对周这的一切毫无所悉；唯一察觉到的就是覆盖在自己周身的温暖被窝，看来是有人救了他，至少他可以放下那颗担忧的心。

既然不是躺在荒郊野外的雪地上，暂时是不会有性命之忧，这一想，他脸上的肌肉亦由方才的紧编辑而松懈了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下来。

只是，这分轻松感却也没能持续多久，因为就在他试图运气、活络筋脉以助恢复四肢活动时，脸颊突然感到一道触感……

那在他脸上游移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温温热热柔绵如云，好似女人的细手，还有那道如兰气息的淡雅花香，确实是有个女人在他身旁，而她这会正在：“研究”

不会吧？他是人不是物，怎么可以对他如此不尊敬？就算她救了他也不行。天哪！可不可以请她别再摸了，天底下哪有女子如此吃男人豆腐的？

从他的意识渐渐恢复，就感到那双玉手下停地在他脸上搓揉；一会指他鼻子、一会扯他耳朵，连他的嘴唇、眼睛都难逃她的魔掌。虽然那触感很是柔细舒服，可是，他终究是个人而不是专供玩赏的布娃娃，她怎能乘人之危“轻薄”起他来呢？

他知道自个那线条分明的五官称得上俊美潇洒，也确实迷倒了不少侠女闺秀，所以也难怪眼前这救他的女子不舍地直欣赏着他。

可是……不管怎样，别……别再摸了！怎么她又扯他耳朵干什么呢？想扯下来作纪念吗？或是……他不会被个食人族给救了，而对方正在研究要从哪儿吃起、如何烹调他吧？

再怎么讲，天山虽偏僻，毕竟尚不是未开化的蛮荒地，哪来的食人族，还是别胡思乱想了。

眼前要做的是他得要动一动，或是说句话，让她知道他已醒了，提醒她可别再放荡下去，否则等双方见了面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以后可挺缴尬的；最可怕的是，若再任由她这么摸下去，难保他孰阳擎没有“失身”之虞。女人要名节，谁说男人就不要了？

他虽堪称俊逸，但仅止于“可达观而不可褻玩焉”，再怎么说，他可是很“自重”的。

熬着熬着，欧阳擎的心里已经大笑三声庆贺一番了，因为他的手指头终于可以动了。他再用力墩了皱眉头，果然，那双不安分的手察觉到他的异动，止住捏拿的动作将手缩了回去；等确定那双手不再好奇地捉弄他的脸庞，欧阳擎可以放心地使个劲，努力睁开双眼。他最想看的当然就是究竟是何方神圣救了他，又这般放肆地在他脸上比画许久？照理说应该是个风骚樟娘吧！要不然有哪个营兹少女有这般厚脸皮的？

一睁开眼，尚未适应强烈光线因而又闭上眼的欧阳擎本想坐起身，以方便他观察周遭环境；但脚上的痛楚却令他难以施力，想来他的脚伤得不轻。因不适而微闭的双眼，在眼眸稍定见到他的救命恩人后，双眼不觉为面前的丽人为之发亮——想不到救他的竟只是个小姑娘家。

才一个厢面，这欧阳擎的第一个想法竟是感到“欣慰”；算算也不过在一盏茶的时间之前，他还有种被轻侮的不平与价慨，这会竟然已将刚才的怨尤抛到脑后。

一则是因为这小佳人甜美和善的笑容，再者是她无邪的脸庞更教他将所有的不悦化为谅解。

难怪眼前的姑娘会对他“倾心”，其实这都该怪他自侧才是，绊嘛没事长得这么英俊潇洒、挺拔俊逸，莫怪这情书初开的姑娘家会情不自禁、不拘礼数地研究起他来。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他自个倒忘了他可是江湖上有名的梦中情人呢，对情书初开的女子而言，他确实相当具有吸引力。

这一想，欧阳擎充满自信地露出他所向披靡的迷人笑容。

“敢问姑娘，是你救了在下吗？”

见他露出一个在她看来“友善”而非“迷人”的笑容，她倒也偷税地回应了一个在他眼中可爱至极的笑向，然后微眯着眼轻你朱唇道：

“你知道吗？你……真的长得……好……丑……啊！连笑起来都很丑呢！”说这话时她可是很认真的，因为她竟对躺卧病榻的欧阳擎投以同情眼神。

这……他是否摔坏脑子听锡话了？欧阳擎难掩他那明显表露出来的诧异，他的自信迷人笑容这会竟变得僵硬难看。

这到底是什么世界？还有道义跟公理吗？怎么有人是这么跟病人说话的？既没有安慰他，也没有询问他感觉如何，开口就是“嫌弃”他长得“酸”？

甫从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的椒阳笔，在听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后，马上惊吓地怀疑起自己该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否则……天底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

她长得当然不像个母夜叉，可是她说的话所造成的效果跟他见到母夜叉时又没两样。“她”真的不是普通人，否则哪有“正常人”会这么说话？他连作梦都想不到天底下竟有人会对他这么说！

“丑”？这辈子他可能跟各式形容词扯上关系，唯独不可能跟“丑”这个字有何关联。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他长得酸？哈！哈哈！他只听过有人闪到腰行动不便，还没看过有人“闪”到眼睛目视不明的。

照他看，她的眼睛不但闪到了，还很需要马上看大夫。

他承认，眼前这个有着吹弹可破的白皙肌肤、黑白分明的灵秀双眸，以及那张未经雕琢却自惠巧丽的脸萧，使这仿佛仙子下凡的姑娘堪称人间绝色，可是他欧阳擎长得也不差啊！在男人中他也称得上人中俊杰，怎么在她眼中竟是如此不堪，沦落为“丑男”了？还教她不顾他受伤在身地“当面指教”？这大伤人了吧！

欧阳擎略调气息，定了定神后，端详着这个嫌他酸的姑娘。瞧她犹不觉自个的论调有何不适，一双手撑着下巴，眼睛仍不住地在他脸上游移，嘴角漾起的微笑似乎在……同情悲偶着他呢！远在同情他长得丑吗？唉！他得好好跟她沟通一番了。

和欧阳擎对望了一阵后，她终于察觉到自己远没回答欧阳擎的问题，收起好奇同情的目光回道：

“嗯！是可以这么说吧！我在悬崖下发现了你，然后找人把你给带了回来，而你的衣服则是我俺俺帮你换的，药又是老师傅帮你敷的，所以我只能算是救你的人里其中之一。”

见钦阳笔试图坐立起来，她忙趋向前扶他一把，替他垫起枕头让他依靠在床头坐定。她那无私不居功的天真气息，让欧阳擎有种如沐春风的舒坦。

虽然她对他的形容实在伤人，不过看在她救过他，又年幼的分上，欧阳擎决定就别跟她计较她嫌他长得酸的这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档子事。他对自个可是有百分百的自信，不会因为“少数人”偏差的审美观就对自己产生怀疑。

“你太客气了。大恩不者口谢，来日欧阳擎自当报答。对了！还未请教姑娘芳名，还有……这儿又是何处？”欧阳擎报上自个姓名后，开始研究起眼前这有趣的小佳人，还有他身处的土石屋。

看这屋里的摆设、器具皆简单极了，甚至于简单到竟有点“原始味”；而她一身粗麻布衫，那衣着剪裁像是仿古书里战国时期的样式，这身打扮虽说不上哪儿怪，但看了就是有点不适应。

“欧阳擎，很好听的名字。不过，要是人如其名就更好了，你爹爹一定是很希望给你取个好名字，或许能转变你的容貌吧！真可惜，他现在一定很失望。”

又来了！怎么又开始嫌弃他的外表，又投给他那副同情眼神，连他爹娘都扯上了？他的外表真的奇特到让她念念不忘？还是她非得每次都答非所问不可吗？难不成她认为他得叫“欧阳麻子”、“欧阳怪人”才符合他的外表？

对外表从未如此在意的欧阳辜忍不住想看看此地的男子，当湾个个是俊俏非凡，真能让他自个相形见绌不成？

“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其实长得酸也不是你的错。只要你心地善良，就可以弥补外表上的缺陷，要对自己有信心，知道呖？”握着他的手，她诚挚地安慰道。

她会有这番表态，大概是见欧阳擎低头沉思的木楞表情，设以为他是为了她说他酸的事难过，所以又相当好心心地为他打气，直教孰阳擎哭笑不得。

“姑娘说的是，可是你还没告诉我你尊姓大名呢！”

丑相公与笨娘子

欧阳擎忍着笑问道。

“啊！我还没告诉你吗？”

要不是你阳擎提醒她，她就真的忘记他刚刚问的问题了，也更纳闷自己竟这般的憾忘。大概是因为她全部的精神似乎都集中在研究欧阳擎的“丑陋”上，以至于竟有点神智不清。

“我叫无监，这里是人古村，这儿是我的房间，你睡的则是我的床。”她俏皮地回答。

她这答案又大出欧阳擎意料，一时间还以为她是在跟他开玩笑呢，否则什么“太古村”、“无监”的，听来都像是古人的用辞。

尤其是她怎么可能取名“无监”，这岂不是更如她自己刚才说的“人如其名”吧？

如果以她的相貌还只配叫“无监”的话，那此地的女子岂不都是天仙下凡？

若果真如此，也难怪他会说他是丑男了，他这回该不会是误入“美人村”吧？

可是即使此地居民个个男俊女俏、相貌非凡，但以她的外貌亦属上乘之姿，不致被评为“无监”之輩才是，该不会是她的父母不知道“无监”的真意，取错名字了吧？

“姑娘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！‘无监’二字对女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名字，哪个做父母的会为自己的女儿取这么一个……特别的名字，你可知何谓‘无监’吗？”欧阳擎纳闷地想解开她取这名字的由来，或者别有深意也未必。

“这是我的名字，我当然知道它的意思。‘无监’是

丑相公与笨娘子